Subject 第五屆「醫學人文經典閱讀」徵文得獎作品-黑衣天使~當天使穿著黑衣出現讀後感

醫社四甲 / 邱冠婷

“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，可是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很幸福。
有一個小男孩，他有疼愛他的爸爸和媽媽，還有一隻狗叫喬治。
九歲生日的前夕，爸爸帶他去逛海洋生物館。
小男孩喜歡有牙齒的抹香鯨，爸爸喜歡會唱歌的座頭鯨。
他們搭地鐵回家的路上還打了雪仗。
如果他們在童話，故事會在此嘎然結束，
好讓幸福的餘味久久不散。
可是，這裡是人間，連天使都穿著黑衣出現。
天使行經人間，離開的時候，連做兒子的小男孩都沒發現……
如果沒有光環和翅膀，如果說著這世界無法明瞭的語言，
如果穿著黑衣，祂的美好我們會不會無法分辨？”

以上是此書後的簡介，但真正吸引我拿起這本書的，並非它的簡介，而是封面所寫著的原文：一個離家流浪的精神分裂症父親。精神分裂症？這個議題一直都是我所感興趣的，於是我開始閱讀此書。

故事大綱是這樣的：兒子接到一通電話，他母親所打來的電話，通知他，離家已久的父親，被發現陳屍在一棟破舊的老公寓裡。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？故事的開始，一切都很美好，父親是一位著名且出色的社會學家，在大學擔任知識守門人，雙親極爲相愛，也深愛著他們的獨子。但就在男孩十一歲時，父親因酗酒與精神不穩定，母親深怕家人受到威脅，正式宣告婚姻終止，從此父親過著到處奔波的生活，直到死去。

故事中的父親罹患的是精神分裂症。

在所有的精神疾病當中，精神分裂症屬於發病期最漫長，也最傷害病人的一類；由於罹患此症的關係，患者的社會地位往往比發病前低落。許多當事人無法獲得固定的工作。就算有工作，他們從事的工作，社會地位也低於他們的父母，即所謂「社會階層下移」現象。大多數當事人沒有結婚，許多人的交往圈子有限。多數當事人只隱約知道，或完全不知自己罹病。從許多研究看來，此症的病程因人而異，有些人會惡化或減緩，有些人則長期處於發病的狀態。症狀完全減緩則極為罕見。雖然過去幾十年來，抗精神藥物的療效大有進步，特別是在治療妄想和幻覺方面；但是療效因人而異，有些人還會出現嚴重的副作用。精神分裂症至今尚無法有效治療，無論選用哪一種療法，許多當事人還是終身都為某些症狀所苦。

很巧，我的母親與大姐也患有精神分裂症。這樣的疾病似乎遺傳自我外公，我的外公因生意失敗，遭受嚴重打擊，此後精神便一蹶不振。我的舅舅們也深深因著精神疾病感到困擾，但很慶幸的是，他們都是天使，從來不會因爲疾病而放棄信念以及自己的家庭。

故事，是真人真事。兒子就是作者，作者用兒子的角度去探討父親這一生，帶著愧疚與贖罪的心情，一路訪問與父親接觸過的人們，渴望能與已逝去的父親更加親近。

真正讓我所感動與感慨的是，我曾經也是個不懂事的女孩，當自己的家人因疾病受苦受難時，因我的無知而憎恨著他們，無法諒解他們，只想離他們遠遠的。等到長大後，更了解這種疾病時，內心真是充滿愧疚與無奈。愧疚的是自己曾經深深傷害過他們，無奈的是儘管自己願意回頭擁抱他們，但這個社會依然對他們不甚友善。

儘管媒體一般對精神分裂症患者，給予煽情與扭曲的描繪，但大部分患者其實並不具暴力傾向。他們多半會離群索居，就像我父親發病後的舉動一樣。媒體會對零星幾起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犯下的暴力案件大幅報導，但卻很少報導病患的掙扎與成就，這不但不能反映真實情況，反而只證明了媒體和大眾除非面臨直接的威脅，否則不會關心精神病患。

當社會意圖將精神病患標籤化時，同時也抹滅了他們可能擁有的未來。目前在台灣將近10%的精神疾病患者進入勞動市場，除了源於疾病造成的功能損害，亦因慢性精神病患是身心障礙勞工中雇主僱用意願較低的人群。而我大姐也是其中一名例子，自她發病以來將近十年之久，沒有一個固定的工作，只有被家鄉的人當作廉價勞工般使來喚去。我的父親因此相當震怒，他要姊姊不准再當廉價勞工，把自己的尊嚴踐踏在地板上，但大姐因爲自己病情不穩定，已經有很多人不願意接近她，所以只要有人願意理她，就算是幫人家做牛做馬她也願意。

作者的父親，李爾斯．威廉．拉賽梅耶，在確定罹病之後，曾在精神病院出入，曾醫療團隊似乎只要他可以按

作者的父親，查爾斯・威廉・拉胥梅耶，在罹患精神病院出入。當醫療團隊判定只要他可以控制自己的病情，或至少有好一陣子可以正常工作時，就會讓他出院，一旦經由鄰居或家人舉報，發現他的疾病又開始惡化時，就會再度住進醫院。

因為去機構化政策所導致的入院出院循環，精神疾病領域稱之為「旋轉門」。

我的大姐只要發現自己感受不到家人的關注時，病情就會開始發作。因爲她鮮少有病識感，往往需要家人在旁協助服藥，倘若她的病情沒有好轉，家中也無力照顧她，就會把她送進精神療養院，但那是她最不願去的地方，也是我們的下下策。在那裡她沒有熟悉的家人，也沒有專屬於自己的房間，對她而言，活在一個時時都被監控的空間，是相當痛苦的一件事，卻也無可奈何。不管是美國政府或台灣政府都是一樣，美其名地推動『去機構化』，還給精神病患一個自由的空間，但在政策與社區服務上卻沒有做好相關的配套措施，等於是半遺棄了、邊緣化了精神疾病患者。搞得照顧者精疲力盡，病患也相當難受，甚至沒有人照顧的患者，最後也只能流落街頭：查爾斯便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
查爾斯最後因爲無法得到一份穩定的工作，法定監護人也凍結了他的福利帳戶，他沒有能力付房租以及伙食費，迫使他選擇當一個遊民，一個非常聰明、“意識相當清楚”的遊民。他可以坐在公園的椅子上，和青年侃侃而談他的經歷以及“被迫害”的過程，也可以好好地坐下來，寫一份漂亮的履歷，企求一份穩定的工作。直到後來，終於正視自己的妻兒不可能再回來的事實，他在寒夜中以心臟病發的方式離開了人間。

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僅要與病魔搏鬥，還要面對其他人的偏見。先不談媒體對精神分裂症者的描述，一般社會大眾，不論教育或背景如何，對這個名詞的真正意義都相當無知。我們只需檢視自己使用的語言，就能看出我們對精神疾病有怎樣的偏見。我們日常用語充斥著對精神疾病的輕蔑嘲諷 ；「你是怎麼了，有神經病嗎？」「你一定是瘋了。」「我覺得自己快精神分裂了。」等等諸如此類。

兒子在一路追尋父親的腳步中，才發現原來父親對自己的愛一直都沒有改變，反觀在自己的刻意忽略之下，對父親的形影早已淡忘不少。父親對人生的堅持以及對兒子的愛情，使得兒子有勇氣接受父親的死亡。

這樣的愛影響是如此深遠，深遠到影響兒子將這些故事記錄下來，讓世人知道社會有這麼一個角落存在著、一直持續著，有多少個黑衣天使仍在世間流浪而不被世人所接納？

我是幸運的，被父母疼愛呵護著，也很慶幸我父母親還健在、慶幸自己選擇了醫社系，因此我才更懂得如何跟家人們相處。母親是慈愛的，她熱愛她的生命，用她的所有心血灌溉這個家庭，就算病魔再如何狠毒也不曾將她擊垮過，我相信這是由於她深愛著這個家的緣故吧！我佩服母親的堅強，一路上她與父親含辛茹苦地撫養四個小孩長大，又要面對外在的冷嘲熱諷與家族的壓力。她是位極爲偉大的女性，是她教會我如何平等地看待每一個個體。

曾經，我也時常跟姊妹們或朋友們玩笑地說：「妳瘋了嗎？！」母親這時義正詞嚴地告訴我：「絕對不要說這種話，這會讓她覺得很不舒服。」，那時我才明瞭一位精神疾患者，在社會上所受到嚴重的歧視，以及他們長久以來被忽略的尊嚴與權益。

上帝讓黑衣天使出現在我身邊，我相信一定有祂的用意，正是因爲我的出身如此特別，讓我更懂得尊重世間萬物的獨特。所以，我會繼續把這份愛傳承下去，好好珍惜與我家人共處的寶貴時間，也會善用自己的專業來爲更多精神病患者爭取生存空間與權益。